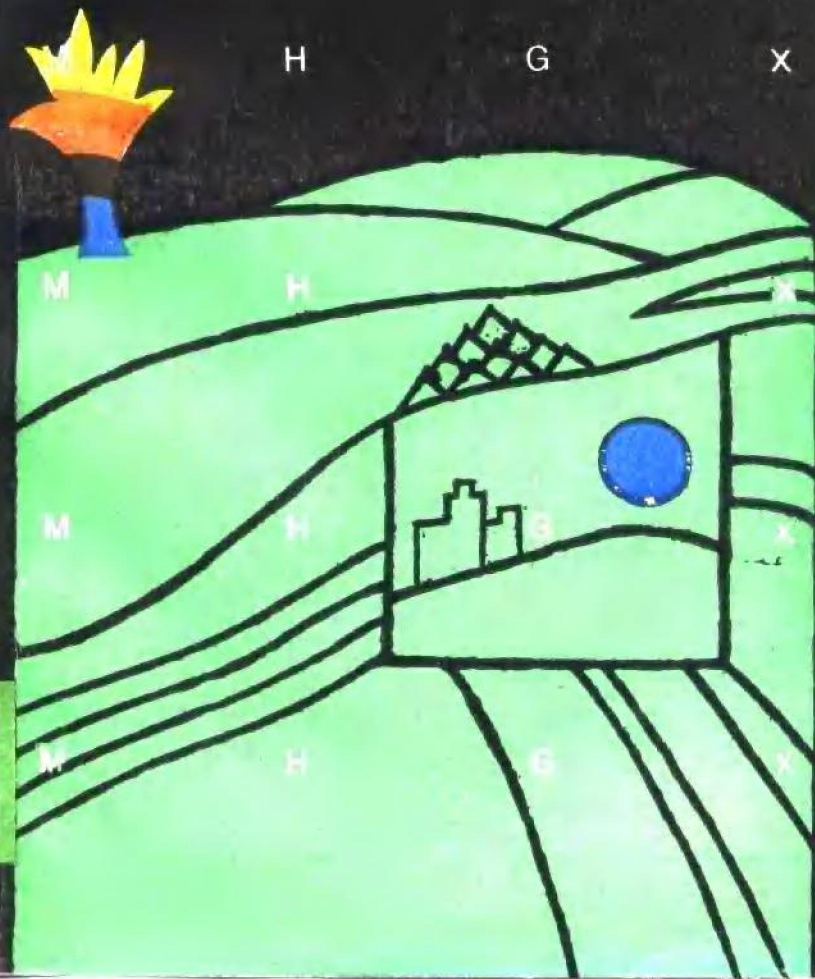


蛮荒故乡

杨雪萍 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从年轻女作家心灵中流淌出来的充满了纯真情感的长篇小说。作品以它率直的、稚拙可爱的美丽文笔和明净的色彩，从一个涉世不深未经世事的女孩子的视角，绘声绘色地展现了一批在历史长河中极富个性的人物和他们各自不同的际遇；同时以它恢宏的艺术空间和独特地感受人生再现人生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述说了故乡从城里到乡里几十年来旧的过去和新的现在，有着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读后令人馨香在口，犹如欣赏一首富于春天气息的散文诗。

蛮 荒 故 乡

杨雪萍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0 字数 20.3万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10-00177-8/I·69 定价：3.00元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城里和乡里	7
第二章	嫁到姑姑洼的金霞	23
第三章	古怪的公公	33
第四章	到么爸家去	45
第五章	有财和银霞	65
第六章	白痴老二打上门来	81
第七章	大坡人说亲	97

中 篇

第八章	奶在城里住不惯	113
第九章	乡下人投机倒把	128
第十章	离婚	138
第十一章	祖孙偷偷搭火车	154
第十二章	可怜的金霞	165
第十三章	母家定亲的大棺材	186
第十四章	银霞出逃	199

下 篇

第十五章	盲流的小亲戚	209
第十六章	愤怒的么爸夫妻	225
第十七章	银霞	234
第十八章	杨有财与假商标	245
第十九章	公路挖到白杨屯	251
第二十章	母家大婆发脾气	262
第二十一章	么爸闹鱼	269
第二十二章	白杨屯大雷雨	282

目 录

上 篇

第一章	城里和乡里	7
第二章	嫁到姑姑洼的金霞	23
第三章	古怪的公公	33
第四章	到么爸家去	45
第五章	有财和银霞	65
第六章	白痴老二打上门来	81
第七章	大坡人说亲	97

中 篇

第八章	奶在城里住不惯	113
第九章	乡下人投机倒把	128
第十章	离婚	138
第十一章	祖孙偷偷搭火车	154
第十二章	可怜的金霞	165
第十三章	母家定亲的大棺材	186
第十四章	银霞出逃	199

下 篇

第十五章	盲流的小亲戚	209
第十六章	愤怒的么爸夫妻	225
第十七章	银霞	234
第十八章	杨有财与假商标	245
第十九章	公路挖到白杨屯	251
第二十章	母家大婆发脾气	262
第二十一章	么爸闹鱼	269
第二十二章	白杨屯大雷雨	282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从山沟里来的，
我们是从河滩上来的……
——贵州民歌

上 篇

好花红，
好花生在刺藜蓬……

——贵州布衣族民歌

第 一 章

城 里 和 乡 里

我是在黔北乡下的白杨屯长大的。据说刚被接到省城来时，头发乱蓬蓬的，衣裳缝里藏着虱子。后母在厨房安上一口铁锅，想煮煮这些来自白杨屯的衣裳，我的自尊心受了损伤，不肯脱衣服，对她说：

“这不是虱子，这是泥巴团。”

不知道是因为我很认真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反正，来我家做客的熟人们顿时表现出对白杨屯的浓烈兴趣了。他们只要一见我露面，就忍不住暗笑着，伸出右手的几个指姆招呼我，那几个指姆不停地动弹，仿佛上足了发条，而脸上则换成了一种狡狴的、乐滋滋的神情：

“来，来呀，我们有好吃的！……你们乡下人，最喜欢吃哪样？”

“麻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奶呢？”

“也是麻花。”

“哟，她老人家牙齿啃得动？”

“啃得动啦！”

“那，你们白杨屯人都喜欢吃麻花吧？”

我认真地想了一想，是的，在我们全白杨屯人眼里，天底下最好吃的除了麻花，还能有什么呢？于是我实实在在地答道：

“是。”

那些人使劲抿着快要象花苞一样轰地绽开的嘴，眼珠子都带上了一股没法控制的、暧昧的笑意。他们忍不住就用这藏着笑意的眼珠子互相交流着，又开始提问：

“赶场天你能吃上好多好多麻花吧？”

“嘻，买不起啫嘛！”

我摇摇头，用还没改过来的白杨屯口音回答。同时心里有点烦了，就转过头去，用手指挖着鼻孔，拿背朝着他们。

但想了一想，又回过头来，补充道：

“我家奶嚟，没得钱嘛……有时候纳的鞋垫卖得一角两角，她就请人在姑姑洼街上买一张邮票写封信给我爸，我们就回白杨屯啦！”

“尽打空手？”

“没。买过一回虱子药。”

“虱子药？我的天，世界上有这种药？”

“有啦，就是泡过敌敌畏的粉笔啫嘛！”

“咋……咋用呀？”

“顺着衣裳缝缝划道道。”

全体，男男女女，哦了一声，终于把那憋了许久的笑声释放出来。那笑音在每个人的喉咙里滚动着，十分响亮、十

分润滑，简直象车轱辘一样。当然，嘴巴也就象花苞一样地绽了开来，露出一排排白的和黄的牙齿。

当我最后明白他们是在捉弄我时，也冒火了，朝他们吐了一口唾沫，骂道：

“你们这些狗日的！”

事后我听见他们气喘吁吁地对后母说：

“了不得啦！你们家这姑娘学坏喽，在白杨屯学了一嘴谎话！”

后母很年轻，嘴唇薄薄的，鼻翼两侧长满雀斑，眼睛不大，半睁半闭的，有时候显得漫不经心，有时候又流露出一股善良的光泽。她对周围的人一般都热诚地关心着，例如，她的一个远房表弟同郊区一位女社员结婚了，她到百货公司买了几个玻璃茶杯，用纸细心包好，乘车去吃了喜糖，回来后两眼却哭红了，一见人就难过地说：

“唉，小伙子不蹦不瞎的，为哪样要找一个‘向阳花’呢？这不是把一辈子都毁了吗？”

我问她什么叫“向阳花”？她解释道：“向阳花”即是指女农民，是从一首歌子里来的：“公社是颗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想了想，又补充道：

“嘿，如果我们不把你从白杨屯接出来，你现在还是一个小‘向阳花’哩！”

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从白杨屯来到城里后，她总是朝我惊诧地瞪圆眼睛，警戒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比方，我一爬起床就习惯地端了碗吃饭，这就使她愣了好一会，饭毕，她皱着眉头问：

“你们乡下人不兴漱口？”

“哪样是漱口？”

解释半天也解释不清，她便好心地作了个示范，拿起一把小刷子到嘴巴里去鼓捣，并叫我学她的样，每天起床后，要先拿小刷子到嘴巴里鼓捣，然后才能吃饭。

从那以后，后母便时时处处要我学着做一个城里人。每天早晨，要雷打不动地洗脸、漱口、搽香脂、梳头；晚上必须洗了脚才能上床；吃饭之前还必须用肥皂洗手！如果到外面去走了一遭回来，一进屋她就大声地提醒道：

“脱鞋！”

这就是说，得把沾上灰尘的球鞋脱下来，换上鞋跟被踩瘪了的拖鞋才能进屋。

有一次，我约了邻家的女孩来屋里，盘腿坐着“掷子”，就是用手抓一种被染红了的猪骨头。正抓得高兴呢，那女孩抬起头来望见了什么，说道：

“你咋不兴叠被子呢？”

恰巧后母路过，发现那被子还乱成一团地堆在床铺上，便不耐烦地提醒道：

“叠被子叠被子。”

说完就进里屋去了。

我不情不愿地放下手中红彤彤的猪骨头，噙着嘴站起来，去叠被子，一边叠一边生气地转过脸来责备那邻家女孩：

“就是你，你为哪样要说嘛！”

她惶惑地望着我，不知所措。

“我最恨叠被子了，”我对她抱怨，“一叠头就昏……要昏大半天。”

我们不欢而散。后来，我一边费劲地提着那床大被子，一边委屈得红了眼圈，觉得做个城里人可真难！

当然，城里也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刚进城，我便着了魔似地逛街，一幢一幢地查看大街两边的楼房，莫名其妙地觉得兴奋。结果，越看楼越高，看得头晕脑胀的，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一直到深夜才被一位学雷锋的青年民警牵回家来。据说当时我手中拿着他给买的大花卷，心安理得地啃着，并不觉得这一切有什么不妥。

而且刚来时我整天都在拉电灯的开关，惊奇地直嚷嚷：

“咦，又亮；咦，又亮……”

灯泡已经拉坏了好几只，家里对此感到很恼火。

还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神情呆板的人，好像是父亲单位里的政工干部。后母吓得不得了，赶紧杀了一只鸭子。大家围在小方桌边吃鸭子时，全都文绉绉地用竹筷子夹着，用嘴艰难地剔着骨头上的肉。我觉得这太麻烦且不得要领，就干脆用手抓起一只翅膀，直接了当地咬起来。后母吃惊地鼓起了眼睛，客人一走就忍不住发了一通脾气：

“有你这样的吃法吗？你是一个野人吗？你们白杨屯简直……”

她嫁给我父亲，其实是很委屈她的。她们一家祖辈都是城里人，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单位分给的住房（尽管又拥挤又狭窄），不象我父亲这边全是农民，又穷、又脏、又有虱子，而且最不争气的是：在一九五一年划了个地主成份。不，除了这些之外，白杨屯老家那些傻乎乎的乡下亲戚们，也总给我家惹祸，弄得父亲在城里提心吊胆的。

只是，城里的亲戚和朋友们就不理解这种提心吊胆了，

每每他们聚集在我家的时候，就哄笑着开我父亲的玩笑，嚷道：

“再拿那个‘嗖条’给我们欣赏欣赏嘛！”

什么是“嗖条”？我闹不清楚。

但见父亲窘迫地跟着笑了起来，笑得极不自然，嘴是咧开了，眼睛却象平常一样，动也不动，只有额头和脖子红着。可是众人一见这情景，哄笑声便越发大起来，坚持着要看“嗖条”。

“嗖条”被从抽屉中拿出来了，是一张浸水的、皱巴巴的毛边纸：

嗖条

县有吾乡弟主家二儿，民：杨天奎，跑到姑姑洼该上边背斗九打九个，大哇社费主利强脚。县木收杨天奎才产如下：背斗九个、架子猪一头、小米一百〇八斤、文帐一笼、草席一领……

“写得倒蛮流利的！”有人边笑边揉着眼睛，眼泪都揉出来了。

“哎哟哎哟，这些乡下干部的水平呀！”女人们笑得抱着肚子，弯下腰去。

大家象击鼓传花一样，挨个地传看了一遍“嗖条”。最后，这张皱巴巴的纸传到了我的手中。我纳闷极了，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个名堂。

那一个晚上照例地停电了，家家户户都点起蜡烛。警车在外面一路尖利地吼叫着，疯了似地驶过，不时有武斗的

流弹在夜空中爆响。我又把那“嗖条”翻出来，凑近烛光看着。蜡烛里大约掺得有水气，烛芯不断地噍响，火光害怕似地吃吃发抖。费力地认了半天字，我才搞清楚“嗖条”即“收条”，全文应当是这样写的：现有吾乡地主家二儿，名：杨天奎，跑到姑姑洼街上编背篋九打九个，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现没收杨天奎财产如下：背篋九个、架子猪一头、小米一百零八斤、蚊帐一笼、草席一领……

终于有一个机会，屋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二人的时候，我便拿着这张皱巴巴的毛边纸问他：这是咋回事呢？

天刚黑下来。屋里还没有亮灯，坐在板凳上使人觉得发冷；屋内的晚风刮得正紧，夹杂着高音喇叭里“反帝必反修”的雄壮歌声，嗖嗖地从屋顶掠过去，仿佛要把一层瓦揭走。我发现父亲的脸神变得沉重了，心烦意乱地叹了一口气。

“咳，姑娘家家的，一天张起个嘴巴乱问！”

“你讲不讲？你不讲，我就哭！”

最后磨蹭不过去，这个从白杨屯出来的大人就只好坐在黑浸浸的屋里，点起一支烟。

原来，他的胞弟——我喊做么爸，五十年代初从志愿军复员回白杨屯后，因为同泼妇么娘打架打得太厉害，几乎出人命，便赌气跑到莫索河下游的姑姑洼编背篋去了。这一赌气不要紧，谁知那天恰逢白杨屯母家大婆的儿、区公安特派员母朝贵在姑姑洼买了一大堆叶子烟，找不到东西装，便顺便问么爸的背篋多少钱一个。若是乖巧的人，一看见那一大堆叶子烟，也就明白是咋回事了，但么爸居然木头木脑地说了个价格。区公安特派员又问了一遍，还是这个价……如是者